

从“苦难呐喊”到“全球狂欢”：世界杯主题曲的异化批判

吕子龙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101）

摘要：世界杯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其主题曲生产在资本的深度介入下呈现出深刻的文化异化。本文以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与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为框架。通过对《Gloryland》《Waka Waka》《Wavin' Flag》《The World Is Yours to Take》四首主题曲及其改编母曲进行对比，揭示了历史记忆的剔除、资本审美的规训、演唱者身份的功能化的音乐异化三重症候，并分析了异化现象三重政治经济学根源，使用价值服从于交换价值、美的规律服从于资本增殖、自觉主体服从于资本意志。最后，通过对“文化工业”再批判和“感性的人”再复归，探寻审美解放的可能。

关键词：世界杯主题曲；异化；马克思；阿多诺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全球化的进程延续至今，世界各国文化得到了更深入的交流，普适的价值观念也借助着互联网广泛传播，成为联系各国人民的精神纽带。^[1]以“足球是‘团结的借口’”^[2]开展的世界杯是全球无可匹敌的顶级体育 IP，极大的拉近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其辐射力、影响力与商业体量，没有任何单项赛事能与之匹敌。近期开展的美加墨世界杯搅动着亿万受众的情绪，48 支球队、上百场绿茵对决让足球赛场成为全世界目光的交汇点，与之配套的完整产业链，更是催生出惊人的经济红利。据国际足联联合世贸组织 2025 年联合发布、独立机构 OpenEconomics 编制的 2026 世界杯经济预算评估报告预测，2026 美加墨世界杯预计拉动全球 GDP 增长约 409 亿美元，创造 82.4 万个全职等效就业岗位，赛事全链条全球经济总产出可达 801 亿美元。^[3]世界杯如同巨型经济引擎，持续撬动跨国资本流动，成为名副其实的“千亿级全球商业盛宴”。

在这套完整的商业叙事体系之中，主题曲是世界杯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它伴随着开幕式传遍世界，承担着烘托狂欢氛围、传递赛事价值、放大商业传播效应的功能，是链接赛事、资本与观众的文化纽带。但是如此兼顾文化创作与人文尊重的文化桥梁，却存在着极为隐蔽的文化异化现象——大量原本书写内战创伤、殖民苦难、底层血泪、冷战反思的成熟作品，在资本的买断下，将原作中的苦难叙事、尖锐批判全盘删改，重新填充为狂欢庆祝、热血追梦的体育歌词，把承载着民族创伤与历史反思的悲歌，改造为适配商业光环的流水线舞曲。本文综合 1994 至 2022 年多届世界杯典型曲目案例，对比原作与赛事改编版本的文本、内核差异，剖析世界杯主题曲商业异化的生成逻辑，反思过度商业化对音乐文化原生表达的消解。

一、世界杯主题曲中的异化症候

（一）从“苦难”到“狂欢”，历史记忆的抹除

世界杯主题曲的异化症候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情感浓度的音乐，从原有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中连根拔起。通过歌词删减、增补与情绪置换的方式，将其中殖民批判、内战创伤、难民经历、控诉暴力等政治化表达清洗干净，填入普世的、安全的、去历

史化的狂欢词汇，形成可以在全球数十亿观众面前无差别播放的“听觉消费品”。然而，这种朗朗上口的音乐包含的丰富情感与独特魅力，恰恰根植于真实的苦难与血肉。资本对他的改造，实则是“去真存伪”，只留下了空洞的“躯壳”，失去了“灵魂”。以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Waka Waka(This Time for Africa)》（前进 前进(这次为了非洲)）为例，这首由哥伦比亚裔歌手夏奇拉（Shakira）演唱的歌曲风靡全球，其中流传甚广的歌词“Waka Waka”意思是前进前进，是非洲斯瓦希里语中的一个动词，意思是：火焰。被广泛解读为“足球之火将遍布非洲”，俨然一曲赞颂非洲大陆蓬勃生命力的世界大同之歌。

然而，这段为全球数十亿听众所熟知的旋律并非原创，而是直接取自喀麦隆乐队 Golden Sounds 于1986年发行的热门歌曲《Zangaléwa》。该乐队成员均为喀麦隆总统卫队退役军人，其作品深深嵌入非洲后殖民时代的军旅文化。原曲中标志性歌词“Tasnina Mnina Zangalewa”是多种语言混杂而成的军队俚语，直译为“来吧来吧，谁让你来的”——在喀麦隆，这是一句老兵对新兵惯用的调侃，暗含对服役动机的嘲讽。而在该歌曲的官方音乐录像中，演员头戴草帽、将衣服填充至臃肿变形，以夸张滑稽的扮相，戏仿并批判那些与白人殖民者沆瀣一气的黑人士兵，这一视觉表达也使歌曲超越了单纯的军旅调侃，上升为对殖民体系下黑人身份异化的尖锐讽刺。当《Zangaléwa》的原曲旋律被世界杯官方选中并改造为《Waka Waka》后，根植于非洲殖民历史与军队现实的文化内涵被逐层剥离。原曲中“谁让你来的”被置换为“你是一个好士兵，选择你的战场”等空洞的励志口号，表1-1展示与原曲对照的详细改编内容。原曲MV中对黑人士兵与殖民者勾结的辛辣嘲讽，被替换为非洲自然风光与儿童笑脸的温情展示，非洲被呈现为一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消费主义景观，而非那个曾经遭受殖民掠夺、至今仍在艰难挣扎的真实大陆。

表 1-1 2010 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与改编母曲歌词同旋律对照表（节选）

世界杯改编曲	原曲
《WakaWaka(ThisTimeforAfrica)》 (2010) 夏奇拉 (Shakira)	《Zangaléwa》 (1986) 喀麦隆 GoldenSounds
You're a good soldier, Choosing your battles, Pick yourself up, And dust yourself off (你是优秀的战士，选好你的战场，重新站起，拍掉尘土)	Zangaléwa, zangaléwa, Le colonel est un imbécile (出发吧，出发吧，上校就是个蠢货)
This time for Africa, We're all Africa, We're all Africa (这一次属于非洲，我们都属于非洲)	I nous a fait marcher, Jusqu'à la frontière, Il nous a abandonnés (他让我们行军，一直到边境，然后抛弃了我们)
samina mina zangalewa, This time for Africa (出发吧，这一次属于非洲)	La guerre est finie, Mais les souffrances continuent (战争结束了，但苦难还在继续)

(二) 从“批判”到“消费”，资本审美的规训

如果说歌词的改写是异化的“显性层面”，那么音乐情绪的审美规训则是更为隐蔽却更

具支配性的“隐形层面”。世界杯主题曲的异化改编现象并非个例，同样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另一首与《Waka Waka》齐名的歌曲《Wavin' Flag（旗开得胜）》，出自索马里裔加拿大歌手K'naan之手，歌词源于他童年经历的索马里内战，歌曲中描述了满目疮痍的街道、四散的难民、在炮火中求生的贫民，这是一首关于战争、贫困和反抗压迫的泣血之作。被世界杯赞助商可口可乐看中，购买版权后要求重新录制。原曲中大量原本关于战争苦难有关的歌词全被改成了足球、庆祝和团结的正能量表述，见表1-2。

表 1-2 2010 年南非世界杯宣传曲与改编母曲歌词同旋律对照表（节选）

官方改编曲	原曲
《《Waving Flag（旗开得胜）》 K'naan（2010）	《《Waving Flag（旗开得胜）》 K'naan（2009）
See the champions, take the field now, You define us, make us feel proud（看冠军登场踏上 赛场，你定义了我们，让我们满怀骄傲）	So many wars, settling scores, Bring us promises, leaving us poor（无数战争，清算恩怨，许下无 数承诺，只留给我们贫穷）
When I get older, I will be stronger, They'll call me freedom, Just like a waving flag（当我长大， 我会变得更强大，他们会称我为自由，就像飘扬 的旗帜）	When I get older, they'll call me freedom, Just like a waving flag, And then it goes back（当我长大， 一切又回到原点）
Celebration it's around us, Every nation all around us（欢庆环绕着我们，世界各国都在我 们身边）	We fight their battles, Then they betray us（我们为 他们的战争卖命，然后他们背叛我们）

1994年美国世界杯主题曲《Gloryland（荣耀之地）》则提供了另一维度的例证。这首赞颂美国“自由与胜利”主旋律的歌曲，灵感却是来自于南北战争时期的共和国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一首诞生于美国最血腥内战中的战斗进行曲。被收录进官方专辑中的器乐演奏版，删除了奴役、战争和死亡的全部文本，改变为流行欢快福音，完全抹去那段历史中的沉重与撕裂，（见表1-3）。

表 1-3 1994 年美国世界杯主题曲与改编母曲歌词同旋律对照表（节选）

官方改编曲	原曲
《Gloryland（荣耀之地）》 （1994）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与 《Glory, Glory (Lay My Burden Down)》
A dream was born in you, That you're bound for gloryland（你心中诞生梦想， 终将抵达荣耀之地）	Glory, glory, hallelujah, Lay my burden down（荣耀荣耀， 哈利路亚，放下我沉重的枷锁）
WGloryland, in gloryland, You're in gloryland（荣耀之地，身处荣耀之地）	Mine eyes have seen the glory of the coming of the Lord, He is trampling out the vintage where the grapes of wrath are stored（我已看见主降临的荣光，祂正踏碎盛着愤怒之果 的酒坛）
The world is watching, The time is now, To reach for the sky（世界瞩目，就在 此刻，向天际冲刺）	Glory, glory, hallelujah, His truth is marching on（荣耀荣 耀，哈利路亚，祂的真理正前行）

无独有偶，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官方推广曲是由说唱歌手 Lil Baby 演唱的《The world is yours to take》此曲歌名被广泛译为“世界都是你的”，然而讽刺的是这首歌的原曲《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每个人都想征服世界）》恰恰讽刺人人都想征服世界，表达对冷战的批判，在商业语境中，反讽被移除、批判被抽空，摇身一变成为了鼓舞年轻人“勇敢追梦”的励志口号，（见表 1-4）。

表 1-4 2020 年卡塔尔世界杯推广曲与改编母曲歌词同旋律对照表（节选）

官方改编曲	原曲
《The World Is Yours to Take》 Lil Baby（1994）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Tears For Fears(1985)
The world is yours to take, The world is yours Welcome to your life, There's no turning back, Even to take, You just gotta reach for it（世界由你掌while we sleep, We will find you（欢迎来到你的人 控，世界由你掌控，你只需伸手去争取）生，没有回头路，就算我们沉睡，也会找到你）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But the world is yours to take（人人都想统治世界，但 世界由你掌控）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人人都想统治 世界）
You can be the greatest, You can be the best, You can be the king of the world（你可以成为 最伟大的，你可以成为最棒的，你可以成为（有一个光永远照不到的房间，在高墙崩塌时我 世界之王）	There's a room where the light won't find you, Holding hands while the walls come tumbling down 们紧握双手）

这些歌曲原本都写满了本土的创伤、人民的血泪和对殖民统治者的抵抗，但经过商业口水化的阉割和改编，全都变成了统一标准的美好大结局。资本选择这样的歌曲，首先是歌曲旋律的生命力，旋律的生命来自于歌曲从反抗苦难和压迫的实践历程中生长所折射出的真情实感，正如马克思强调的，劳动创造了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美的前提条件。但在资本的规训下的音乐再造之中，原曲中那些粗糙的、挣扎的、饱含泪水的真、善、美被清洗殆尽。音乐在资本规训的图景下不再是歌手或作曲家“内在尺度”的自由表达，不再是对非洲殖民历史的反思、对索马里难民的倾诉、对美国黑人奴隶的同情、对美国南北内战的记忆、对全球冷战的鄙夷。而是贬黜为一种功能性的听觉兴奋剂，歌曲来自于实践的生命力此时的全部意义就是在广告间隙，以最短的时间刺激多巴胺分泌，为产品曝光铺陈情绪。资本通过“审美规训”悄然树立了一条铁律：“可以动人，不能动心；可以狂欢，不可追问”。

（三）从“代言”到“代声”，演唱者身份的功能化

歌词的改写是历史意义的剥除，音乐情绪的置换是审美的规训，那么演唱者身份的利用则是世界杯主题曲体现出的最深、最隐蔽的异化——“人”本身的异化。资本需要演唱者的“文化身份”作为标签，以标榜自身的多元与包容。以夏奇拉演唱的《Waka Waka(This Time for Africa)》为例，曲名中“这一次是为了非洲”的宣传，在媒体舆论的建构中，夏奇拉的拉丁美洲背景与歌曲中“非洲”元素的结合被广泛描述为“跨文化融合”的典范。^[4]演唱者本人也在采访中表示，这首歌是“我想突出非洲女性的奋斗（I want to highlight the

struggle of African women.) ”^[5]。但是鲜有人知的是这首歌的演唱者除了夏奇拉以外，还有一个南非本土乐队叫做“Freshlyground”，然而这个南非乐队最终却成为了夏奇拉的背景板，这引发了南非音乐人普遍不满，指责这是主流对非洲文化的曲解。歌曲中刻意加入了阿拉伯语歌词和非洲风格的舞蹈动作，其文化符合的堆砌旨在营造一种“世界性”的氛围，但这种氛围却是对非洲历史复杂性的一种简化与消费。以“国际巨星”的身份为“非洲”代言，所代之言却与非洲无关，而她真正代言的是被资本需要的那个“充满活力、热情好客、无忧无虑”的非洲景观，而非那个被殖民、至今仍艰难挣扎的第三世界。

相较之下，K’naan 的经历更凸显了资本对人的异化，作为索马里裔的难民歌手，《Wavin’ Flag》本是他的个人经历的书写，歌词中的“自由”“旗帜”“暴力”都指向他的亲历的炮火和逃亡。然而，当可口可乐公司选中这首歌并要求重新录制后，K’naan 选择了接受改编，亲手将自己的苦难记忆褪魅、消音，将对自由的追求改编为“足球饮料广告歌”。在多个采访中 K’naan 试图为自己的妥协辩护，称“我把它看做一个接触更多人的机会。我不为可口可乐工作，我做的是我的音乐（I saw it as an opportunity to reach more people. I don’t work for Coke or anything; what I do is my music.）”^[6]。

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人的异化”在音乐生产中的典型呈现。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使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7]，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8]。这些歌手在世界杯舞台上演唱时，他们看起来在自由地“表达”，实际上却是在执行资本指派的任务；他们看起来在为自己“代言”，实际上却是在为品牌“代声”。他们的文化背景被当作商品标签使用，而他们的真实情感、历史记忆与批判意识——那些造就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的东西——被要求隐退、缄默、缺席。演唱者成为最生动的“广告”，当他们的声音灌入全球的音响，说出的却不是自己的语言，人在歌唱、却已失声。

二、异化现象的政治经济学根源

（一）使用价值服从于交换价值

世界杯主题曲的异化现象，其根源在于音乐生产目的的颠倒。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是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有用性，对于音乐这类精神文化商品而言，使用价值在于承载族群记忆、社会批判与个体精神表达。交换价值则是商品在交换中所体现的“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9]。在正常的劳动生产中，人首先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劳动，然后将剩余产品投入交换，使用价值是目的，交换价值是手段。然而，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彻底颠倒了这一关系，交换价值成为目的，使用价值沦为手段，“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10]。世界

杯主题曲的生产过程中,《Zangaléwa》《Wavin ‘ Flag》《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等原曲它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社群中的人,为了“表达情感”和“铭刻记忆”而创作的,首先作为“具体劳动”的产物而存在。喀麦隆退役士兵们将殖民体制下的军队生活经验谱写成歌,K’ naan 将索马里内战的童年创伤诉诸音符,《共和国战歌》诞生于美国南北战争中最血腥的战场,Tears for Fears 乐队则在冷战阴影下写下对大国争霸的讽刺,这些音乐被创作者和所属社群“使用”以完成情感的宣泄、历史的记录与批判的表达,构成了歌曲的“真实生命”。

然而,当资本介入并将这些歌曲收购为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后,其生产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改编曲的唯一目的不再是“表达”,而是为可口可乐品牌、FIFA 官方赛事以及主办国的国家形象服务。原本作为目的的使用价值被强制降格为手段,甚至沦为必须被清除的障碍。当索马里战乱的歌词阻碍了可口可乐“欢乐”的品牌形象时,就必须被删除,当对南北战争血腥的忠实记录与“荣耀之地”的庆典主题不相容时,就必须被抹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托·约·邓宁《工联与罢工》的话对此有一个精辟的论断,“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同时资本又很胆大,资本“胆大”到敢于篡改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敢于消音内战的血腥真相。

（二）美的规律服从于资本增殖

生产目的的颠倒是世界杯主题曲异化的经济根源,那么“美的规律”被“增殖规律”取代则是异化的美学根源。马克思指出人文价值是人的生产和动物生产的本质区别,“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即“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1]。“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指人能够认识和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内在固有的尺度”则是人作为自由自觉的存在物,将其本质力量、情感和理想对象化于劳动产品之中。“美的规律”本质上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自由创造的表现。

在世界杯主题曲的资本规训中,“美的规律”被僭越。资本并不否定“美”,而是重新定义“美”。在资本的逻辑中,“美”的尺度被换算为“传播的广度”和“商业的安全性”:一段旋律是否优美,取决于它能否在 30 秒内抓住全球听众;一首歌词是否动人,取决于它能否不引发任何政治争议。原曲中那些带有悲剧张力的美,例如《Zangaléwa》中锯齿般的军旅节奏所承载的殖民创伤、《Wavin ‘ Flag》中木吉他的下行旋律所流露的难民孤独、《共和国战歌》中铿锵的战斗进行曲所铭记的南北战争的鲜血与撕裂,在资本的审美计算中,统统被判定为“不洁”和“高风险”的。因为这些“美”扎根于具体的历史苦难,而具体的历史苦难恰恰是资本在全球市场中最不愿触碰的“敏感地带”。

于是，资本推行一套全球审美的平均化标准，《Gloryland》将原曲中“我的眼睛已看见主降临的荣光”这种充满宗教战争色彩的文本全部删除，改造为一首欢快的福音庆祝曲；《The World Is Yours to Take》将原曲“当权者虚度光阴，战争从未真正结束”的反讽歌词，置换为“世界就是你的”这种空洞的个人奋斗口号。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种，交换价值把多样劳动简化为无差别的同质抽象劳动，文化工业也将千姿百态的民族音乐抽象为同质的“欢乐配方”。“美的规律”被“资本增殖的规律”彻底取代。音乐不再是人将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场所，而是资本将自身逻辑强加于人的工具。自由创造的主体沦为执行资本指令的“作曲工具”。

（三）自觉主体服从于资本意志

在生产领域，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要受到资本的抽象统治，成为失去个性和自由的存在。^[12]马克思曾说“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规定的人生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作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13]。物质商品领域是如此，文化商品领域也是如此。自觉主体服务于资本意志，劳动的性质被彻底改变，从“自由自觉的活动”异化为“被迫的、强制的活动”。“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14]。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恰恰在于自由创造，然而在资本的支配下，人丧失了这种自由，自觉主体地位被资本意志所取代。

这一异化逻辑在世界杯主题曲的生产中得到了生动的呈现。原曲的作者们原本都是自由创造的自觉主体。喀麦隆的退役军人和K'naan在书写自己的苦难经历，Tears for Fears乐队在冷战语境下表达对大国争霸的批判，《共和国战歌》记录一个国家的撕裂。他们的创作服从于自己的内心冲动，因此作品具有真实的情感力量。然而，当资本介入后，他们作为自觉主体的地位被剥夺了。资本收购的不仅是歌曲的版权，更是创作者的主体性，它要求创作者按照资本的意志重新生产，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内心自由表达。

马克思指出，异化的最终结果是“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5]。当世界杯主题曲的演唱不再是歌手自由表达的场所，而变成为品牌服务的“广告生产”时，这些歌手便沦为资本意志的执行者。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着别人的话，用自己的面孔展示着资本需要的情感。他们看起来在“表达”，实际上在“执行”；他们看起来是“主体”，实际上只是资本增值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三、寻找审美解放的可能

（一）从阿多诺理论视角对“文化工业”再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从文化生产的直接过程，进一步解释了这种异化的运行机制。阿多诺再1941年发表《论流行音乐》中指出文化工业中的流行音乐具有“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的双重特征。^[16]标准化是指“外表上五花八门，实际上确实千篇一律”；伪个性化是指“在标准化的基础上赋予文化的大众生产以自由选择 and 开放的市场的光环”，让

消费者“忘记他们听到的已经被预先听过了或者说‘预先消化’了”^[16]。世界杯主题曲的生产与改变几乎都遵循着“采购具有地方特色的原始素材→褪除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填入普世的、明亮的、去历史化的欢乐配方→在全球范围内无差别发行”的生产工序。无论是《Waka Waka》的非洲鼓点，还是《Wavin’ Flag》的节拍，这些“特色”无非是“伪个性化”的装饰，本质是资本为全球市场定制的“听觉消费品”。

阿多诺进一步指出，文化工业的产品“刺激的是被动消费”，是“社会的粘合剂”。世界被主题曲正是这样一种“粘合剂”。听众以为自己选择了这首歌，实际上，他们的听觉早已被资本预先规训，只能听到那些被清洗过、消毒过、填入了安全歌词的旋律。这正是阿多诺所忧虑的“听力的退化”，不是耳朵出现了问题，而是耳朵所面对的世界已经被资本过滤的只剩一种声音。

在阿多诺的美学观中，否定是艺术职位艺术的本质之所在，只有否定，才能破除文化工业对艺术的控制，免于人在快感中的沉沦。^[17]真正的艺术应当敢于否定，艺术的解放之路，在于保持否定性的锋芒，以“不和谐”的姿态守护自身的自主与真实。

（二）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感性的人”再复归

马克思将人理解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18]，把人看作是具有视觉、听觉、触觉、爱、意志、思考等丰富感性能力的活生生的存在。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化的劳动实践中才能得到确证与实现。马克思提出了“人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19]的命题，并憧憬“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20]，使人重新获得对世界真实而完整的感知能力，脱胎于资本的规训之外。异化劳动使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当音乐从自由创作沦为广告工具，当听众从主动感受沦为被动消费，人就丧失了“有音乐感的耳朵”和“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21]。

马克思设想的解放，是对这种感性退化的根本性逆转，当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社会基础被废除，“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2]。在审美领域，复归为主动参与文化创造的“感性的人”。无论是喀麦隆退役士兵对殖民体制的嘲讽，还是 K’naan 对索马里内战的血泪书写，亦或是 Tears for Fears 对冷战争霸的讽刺批判，这些原曲之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力量，是因为他们源于人的“自由的有意识地活动”，是“感性的人”的真是体验。马克思的审美解放构成了区别于阿多诺的否定性批判的、更为根本的超越路径，不仅批判资本的宰制，更指出超越资本逻辑之后，人重新成为感性存在的可能性本身。

参考文献

- [1] 袁晓燕,翁士汉.无心插柳——世界杯“爆冷获胜”的贸易创造[J].世界经济文汇,2024(3):99-120.
- [2] FIFA.Gianni Infantino calls football “an excuse to unite” as the United Nations celebrates World Football Day[EB/OL].(2026-05-20)[2026-06-19].<https://www.fifa.com/en/organisation/president/news/gianni-infantino-calls-football-an-excuse-to-unite-as-the-united-nations-celebrates-world-football-day>.
- [3] FIFA, WTO. FIFA World Cup 2026™ Socioeconomic Impact Analysis[R].London:OpenEconomics, 2025.
- [4] Dansby A. Football ‘s other score: World Cup music unites fans around the world[J/OL].AramcoWorld,2026.<https://www.aramcoworld.com/articles/2026/mj26/world-cup-music-unites-fans-around-the-world>.
- [5] Rediff.com.Shakira’ s “Waka Waka” a tribute to African women[EB/OL].(2010-07-10)[2026-06-19].<https://www.rediff.com/sports/report/football-world-cup-2010-shakiras-waka-waka-a-tribute-to-african-women/20100710.htm>.
- [6] AUX. K ‘naan changes lyrics of “Wavin’ Flag” for Coca-Cola World Cup tour[EB/OL].(2010-06-10)[2026-06-19].<https://aux.ontheside.com/music-news/knaan-changes-lyrics-of-wavin-flag-for-coca-cola-world-cup-tour/>.(转引 Billboard 采访)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67.
- [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1.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14.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2-163.
- [12] 王淼.“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马克思对资本的存在论批判[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52(5):47-53.
- [1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6.
-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9.
-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3.
- [16] 阿多诺,辛普森.论流行音乐[EB/OL].(2020-01-10)[2026-06-19].<https://ptext.nju.edu.cn/info/1162/2628.htm>.
- [17] 王林生.姚斯批判阿多诺:为何,并如何?[J].中华文化论坛,2012,1(1):17-21.
- [1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1.
- [1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1.
- [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0.
- [2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9-194.

From “Cry of Suffering” to “Global Celebration” : A Critique of the Alienation of World Cup Themes

Lyu zilo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ports events globally, the production of the theme songs for the World Cup exhibits profound cultural alienation under the deep involvement of capital. This analysis is framed by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and Adorno’s critique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By comparing four theme songs—“Gloryland,” “Waka Waka,” “Wavin’ Flag,” and “The World Is Yours to Take”—as well as their original versions, we reveal three critical symptoms of musical alienation: the erasure of historical memory, the disciplining of capital-driven aesthetics, and the functionalization of the identities of performers. We also analyze the three underlying economic factors of this phenomenon: the subordination of use value to exchange value,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laws of beauty to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subordination of conscious subjects to capital will. Finally, through a re-critique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a re-return to “the sensuous person,” we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aesthetic liberation.

Keywords: World Cup theme song; alienation; Marx; Adorno